



青枣红枣

□刘成

市面上的枣子又堆满了街头，一辆辆三轮车上，青枣垒得如小山似的，在秋阳下泛着淡青色的光。那些枣子饱满、光洁，像少年人未经风霜的脸，洋溢着青春特有的微涩与生机。

我站在小摊前，忽然有些恍惚。这青枣，是从哪一年开始，悄无声息地流入我们这座小城的？我已记不清初尝的滋味，只隐约想起那口感是发泡般的脆，甜味很淡，涩意依稀。

多年来，我竟一直不知，枣子原是秋天的果实。童年贫瘠的认知为我构建出一个固执的世界：枣，生来就该是暗红色的，表皮布满皱纹，如老人沧桑的脸，入口是近乎甜腻的

绵软。这印象，来自母亲的中药罐。

从我记事起，母亲身体就不好。那时我们家住在南渠河，南渠河和十字街的交会处就是中医院。那附中医院又小又暗，可里面坐诊的老先生，却仿佛被药香熏出了仙风道骨。母亲有了小病小痛，就去中医院挂个号，让某个老中医给号个脉。一番“望闻问切”后，老中医在纸上一通龙飞凤舞，我妈就起身去药房按单子抓回几副药。

母亲熬药前，总会先把纸包里的药材倒进水里浸泡。有一次，我在那些草根间，发现了几颗暗红色的果子。母亲仔细拣出来，用手帕擦净，分给我和哥哥。我小心地咬了一口，表皮已浸透药味，可内里的果肉却异常甜软。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甜味是孩子们最珍贵的奖赏。“这药好吃！”我说。母亲笑了笑：“这是红枣，做药引子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

“红枣”这种东西。

蜂窝煤炉上的旧瓦罐终日冒着热气，“咕嘟咕

嘟”地响着，像一声声疲惫的叹息。草药的特殊苦香渗透了家里的每一寸空气，连日子都被熏成了黄褐色。此后，母亲每次抓药回来，我们都会迫不及待地寻找那些红枣，象征性地擦两下，便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当表皮的药味褪去，那种纯粹的、毫无保留的甜，便成了灰暗日子里最明亮的光点。

母亲病了好些年，后来她每次喝完中药，端着空碗背对着我要缓好久才说话。我那时认为红枣只能出现在中药里，因为中药太苦，是医生用来压制苦味的。就像小时候我每回喝完汤药，就马上放一颗冰糖含在嘴里。

我问母亲中药里没了红枣会不会更苦？母亲摇头说不会。父亲说会影响药性。

从那天起，我也没有挑过母亲中药里的红枣来吃。

长大后，我在各

式糕点、八宝粥、银耳汤里一次次遇见红枣。它像我生命中许多缺席已久的事物，在清寒的岁月里沉默退场，又在我足够年长时，浩浩荡荡地回归。

直到某个秋日，我站在街角，看着那些青翠的枣子，才恍然惊觉：原来红枣也曾青翠过。它并非生来就满面风霜，也经历过青涩的光阴。由青果走向红熟，从脆涩熬成绵甜，像极我们的生命，在岁月的文火慢炖中，渐渐品尽人间真味。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协会会员)

中山二路的秋风里

(外一首)

□李洪

秋风与红房子一样的颜色。我能想起一条漂浮着猪槽船和芦苇的河流

玻璃幕墙折射着枯树，中山二路和半月形疤痕我将以养的名义为沉默在咖啡店门口的野生植物命名

花圃里没有一块刻稻花鱼的石头举着七色花跳舞的孩子，她不会知道麦田边有几株听民谣的野稗

仲秋杂记

叶子枯黄。没有人从树下经过转身，从岁月的匣子里抽出偏旁和部首已无法组成血性的汉字和词语

喝一口酒，食指就抽搐一下我将背对太阳升起的方向用沙哑的嗓音，与返程的秋沙鸣唱和

耳朵漏风，是另一种难以抗拒的结局可以听见灰白的风声。杯子底部裂纹的倾诉更加令人心悸

从皱纹深处挑出盐渍，余下的沧桑按入沉默的镜面。有人在晚风中弹起庚申年的琵琶

一扇半掩的旧窗，两顶蝶形帽子吸烟的影子倒下压住无处躲藏的灰发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落叶无声

□陈中明

秋天来了树叶一片片掉下来像天空写给大地的信被风抢先拆了封

风读得太快沙沙声变成结巴的碎句叶子烂在泥土里菌斑犹如邮戳盖在时间的留白处

多年后，一粒光从腐烂的邮戳背面渗进来像根须倒长回枝头——那时我们才敢承认：所谓死亡

不过是光换了签名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向来以为，对一座城市的爱，不在那高楼大厦的灯火辉煌处，而在那些曲折幽深的巷陌里。重庆母城的街巷，我几乎都走过，熟悉它们的宽窄长短，熟悉它们的拐弯抹角，熟悉它们的爬坡下坎。特别是那些有年代感的建筑，尤其令我驻足。砖石间藏着的故事，比书本上的记载更为曲折幽深。

刚参加工作时，单位在领事巷的一座欧式建筑里。每间办公室宽大高深，都有壁炉，冬日里炭火热烈，暖气袅袅，舒适暖和。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建筑的来历，只觉得那些雕花的壁炉架很是精致。后来单位搬迁到下半城，此后三十年不曾回去过。前些年，随一个步游群走进领事巷，听了领队解说，方知那是昔日的英国领事馆。我竟在不知不觉中，在历史的褶皱里工作了那么些年。

山城巷，我去过许多次。陪朋友、陪同学、陪文友……每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山城巷里的景点不会变，变的只是看景点的人。每一次走进山城巷，既是给朋友们当导游，作好每个景点的讲解，也是我对母城文化和历史的又一次深入学习和理解。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陪两位上海老人游山城巷。那是个深秋的上午，我在马路街口遇见他们，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拿着手机东张西望。他们问我山城巷怎么走，普通话

父亲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神情严肃得如同古老的雕像，许多孩子都对他心怀敬畏。印象中，父亲的笑容极为罕见，细细回想，也就那么寥寥几次。

听母亲讲，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父亲正守在屋外。听到我响亮的哭声，他原本紧绷的脸上，瞬间如春日破冰般绽放出笑容。那笑容里，满是初为人父的喜悦与感动。他脚步匆匆却又小心翼翼地走进产房，轻轻伸出手，轻轻触碰我的小脸蛋。

从小学到中学，父亲整日忙碌，早出晚归成了生活常态。那段时间，我与父亲仿佛在不同的时间轨迹上，总是完美错过。即便偶尔碰面，也常常以争吵收场。而母亲，则如同润滑剂般，在我与父亲之间，费尽心思两边说好话，试图缓和紧张的关系。

后来，当我收到涪陵师范学院（现长江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紧紧攥着那张红彤彤的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般开怀的笑容。“我儿子真棒，你是我老余家第一个大学生！”他反复地念叨着，笑容里饱含着无尽的骄傲与欣慰。他用力拍着我的肩膀，然后安排母亲去街上买两斤烧腊，那晚我们全家吃了顿极温馨的晚餐。父亲端着碗里的酒，对母亲说：

巷陌深处

□罗光毅

的口音里带着吴侬软语的尾调。他们是从上海来重庆旅游的，家里孩子做的攻略上说，不到山城巷等于没到重庆。他们要到山城巷走走看看，不然就枉来了重庆。

我突发奇想，说要给他们当导游。他们先是眼睛一亮，继而问收不收费。我微笑着说，不收费的，并说自己喜欢重庆母城的文化和历史，愿意做一个传承母城文化的热心人。他们听了很是高兴，说是遇上了重庆热心人，然后连声道谢。

我们慢慢走着，看法国仁爱堂的断壁残垣，看百年金马寺小学斑驳的砖墙……到了厚庐公馆，我说这是海派建筑在重庆的典范。两位老人很惊奇，说没想到在重庆能看到家乡的建筑，还被保护得这么好。他们的话让我想起领事巷的老楼，原来我们都在异乡和异地认出了故乡的影子和历史的痕迹。走到体心堂时，下起了小雨。我们躲在屋檐下，看雨丝把巷子洗得发亮。一位老人说起上海的弄堂，说那里的砖墙也被雨水浸出过同

父亲的笑容

□余美德

“芳，你是我们家的功臣，这些年你的付出没有白费，我敬你。”说完喝下一大口。接着又对我说：“你小子没有让我失望，老子与你喝一口。不过你是孩子不能喝酒，就吃一块烧腊。”我开心地接过父亲递来的烧腊，双手捧着碗，这是我第一次与父亲近距离地接触，也这一次发现他两鬓的斑白。

母亲因癌症走后，父亲沉默得像屋后的老槐树。在我婚礼前夕，我劝他：“找个伴吧，也让妈放心。”就这样，一位温和的女人走进我家，我们喊她“老妈”。

我的婚礼极简，没有红毯，没有乐队，连拜堂也省了。父亲却郑重地换上新衬衫，站在堂屋中央，欣喜地看着我和爱人。他笑着，眼眶先红了，随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那一眼，像在向天上的母亲汇报：“任务完成，孩子交出去了。”那天，没有鞭炮，没有霓虹，但父亲的那一弯浅笑，却把整个屋子照得通亮，暖得我心头发烫。

一天凌晨，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叫醒。听筒那头，父亲的笑声几乎要撑破听筒，轰隆隆地灌进耳

朵：“儿子，我昨天领退休工资了，一百多块呢！你瞧瞧，我们种地的农民，如今也能像干部一样领退休金了！”那爽朗的笑，裹着庄稼人特有的糙劲儿，瞬间暖得我心头发颤。

前阵子回老家，爱人与老妈精心烹制了几道热菜，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桌前。父亲抿了一口酒，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迫不及待地：“儿子，你猜我现在退休金有多少啦？”没等我回答，他就乐滋滋地报出了结果：“180多块哩！新闻上说，马上每人每月还要再涨20块，这不就破两百块了！我和你老妈加起来差不多四百块，再算上独生子女补贴，拢共能有七百块呢！我们老两口再种点庄稼菜，生活花销足够了。”

父亲惬意地喝了一口酒，嘴角高高翘起，眼中的笑意如同落入了点点星光，璀璨而明亮。“你说说，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自在。不光能自给自足，还能拿着退休金继续侍弄土地。你说，我能不开心吗？”

说这话时，父亲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绽放的花朵。那笑容里，饱含着庄稼人对土地深深的眷恋，更有对当下安稳日子的无比珍惜。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协会会员)

